



爷孙趣事

同题作文
本期话题:情人节况味

开在情人节的花 不只玫瑰

那年,我刚结婚,婚房就是单位仓库边上的一间平房,仅有20平方米,外搭一间两平方米的厨房。门口一块空地,有一层浅褐色的枯草。

婚后两个多月就到了情人节,我希望老公有所表示,可是老公下班回来时只提着一塑料袋馒头。我冲他吼道:“你自己做饭去!”他一头雾水,我看他无辜的样子,更是来气:“今天是啥日子?看看街上,人家都在干嘛?”他愣了一下,恍然道:“哎呀,我当是啥大事呢,不就是情人节嘛,咱中国人过那洋节干啥!”

不一会儿,我听到老公在门外喊:“红,快来看!”我疑惑着走出去,见厨房外墙根旁有一根挺直的茎秆,枝丫顶端托着几朵清浅的黄色小花,在夕阳的映衬下很娇嫩。原来,那是我们随手扔的白菜疙瘩,没想到它居然开出了美丽的花儿。

老公讨好地说:“你看,这白菜花儿比玫瑰强多了,清新、雅致。”我揶揄道:“还省钱哩!”

光阴似水,平平淡淡流过,除了那朵“白菜花”和女儿送的纸上画的玫瑰外,情人节我再也没收到过花儿。虽然小女人的浪漫情怀依然像一片烟霞,在心底朦胧着、缥缈着,但在情人节时,老公若真的送我玫瑰,我一定会嗔怪他:多浪费,能买好多菜呢!

第一次与老公在街边小店吃米线,我对老板说不要放香菜。后来,每次吃米线,老公都会告诉老板不要放香菜。正是这些不经意的细节,温暖着我们平凡的生活。放眼娱乐圈里那些婚姻触礁的明星,哪一个新娘不曾被玫瑰簇拥过?哪一对新人没有举办过奢华婚礼?而我的一个同学,当初用一辆拖拉机娶回他的新娘,十几年来一直恩爱如初。缺失了真诚,纵然有绚丽的花朵、隆重的仪式,都免不了劳燕分飞。

开在情人节的花朵是不是玫瑰并不重要,只要有爱,有真情在,油盐柴米的日子一样活色生香,朴朴素素的白菜花儿同样宜人芬芳。

(涧西区 贾春红)

● 小民有难
● 咱爸咱妈

正月十五闹元宵,家家户户庆团圆,可是我们一家三口怎么也乐不起来。原本是个温馨的夜晚,可我们带孩子回父母家吃了顿团圆饭,家里就失窃了。

我们回到家属院时,看到广场上的火树银花很漂亮,便带孩子凑热闹,放了几个大礼花,这才说着笑着上楼。

我家住在七楼,快到六楼时,从上面下来两个陌生男子,与我们擦身而过。他们都是20岁左右,中等身材,身穿深色棉夹克,尤其后面那人衣服后背里好像藏有东西,撑得衣服

有些变形,怪怪的。

我抬头看前面的老公,只见他眉头一皱,示意我快点上楼进屋看看,自己则下楼追踪。

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门口,打开门,发现桌上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!

我赶紧打电话报警,然后让儿子在家呆着,自己飞快下楼。刚到三楼就碰到了警察,我赶紧带他们下楼找老公。很快,老公回来了,原来他也报了警,但是追下楼后就看不到贼的影子了。贼一定还没跑远,警察让老公上车再去四周找找,我回家照顾孩子。孩子吓坏了,跟着我寸

步不离。

我和孩子坐立不安地等了一个多小时,老公终于回来了,可还是一无所获。我们到物业公司查监控录像,想寻找些线索,可是门都快拍坏了,里面就是没人答应,也不知道值班的人跑到哪里去了,郁闷啊!

可恶的小偷,烦人的鞭炮!可惜我的电脑啊,里面有许多宝贵资料,记录了我们家许多美丽的瞬间,还有我工作学习中的宝贵经验。可恶的小偷,你想象不到这电脑对我有多么重要啊!

(涧西区 符海红)

我想变成袋鼠



自从2008年嫁到洛阳后,我就没再回过东北老家过年。去年终于盼到年根了,我早早地跟单位领导请好假,把老公和儿子留在洛阳,独自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。

当列车缓缓启动的那一刻,我的心才彻底踏实下来,再过30多个小时,我就可以见到朝思暮想的父母了。回到家,我看见爸爸的头发全白了,不由得心一沉。妈妈笑着跟我说:“以后再也不用给你爸拔白头发了。”我低下头,眼眶湿了。

爸爸、妈妈为我忙里忙外,把准备好的饭菜端上桌,当那陌生而又熟悉的味道弥漫整个房间的时候,我们一家三口好像又回到了从前。我陪爸爸干了一大杯酒,我醉了,嘴角挂着笑,眼里含着泪。

妈妈问我是不是想儿子了,我说:“不是,儿子有人疼,可你们老了,离我又这么远,有谁来疼啊!你们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,可我有啥用呀!”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,眼泪不停地流,我们哭成了一团。

爸妈说,他们身体还挺好的,让我不要挂心。我再也说不出话来,心里只有愧疚。

可能真是离家太久有些水土不服,我患上了急性胃炎,爸妈什么活儿都不让我做,天天让我躺着,还嘱咐我:“以后没事儿不要轻易回老家,东北太冷了,你根本受不了!”

在妈妈的心目中,我还是那个未经世事的孩子啊!

以前,妈妈常说,她想变成袋鼠妈妈,把我放在她的小布袋里,无论走到哪儿,我都能在她身边。

如今,我也有这样的愿望:下辈子要当一个胖袋鼠,有一个大大的袋子,把我爱的人统统装进去,永远守护他们!

(瀍河回族区 田宇)

● 诗歌园地

漂泊

想走的时候
毅然地走吧
哪管元宵节的锣鼓
正在耳畔喧闹
除夕夜的鞭炮
依然在心头炸响

临别,最后的一杯酒
干涩无语
隔着模糊的玻璃涌动
站台上,一双衰老的身影
抖擞我一腔振作的豪情
哪怕西出关外
哪怕再无故人

南来北回,北来南去
犹如恋巢一般执著
季节的变幻,终不改变
哪怕把我演化为
一只疲倦的候鸟

家乡虽亲,也不能久留
他乡虽美,也不是终身归处
啊,不停地漂泊
只因为梦想依旧

(孟津县 孟文裕)

本版绘图 仁伟